

·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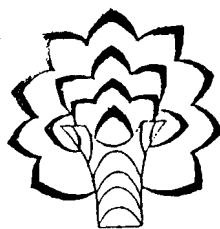
# 小说研究史料选

黄俊英 编选

·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

# 小说研究史料选

黄俊英 编选



四川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邹联瑛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刘江

## 小说研究史料选

---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书林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5字数378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30册

---

ISBN7—5408—0263—4/K3           定价：4.42元

## ●编选说明

---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抗战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与作用。同时，抗战文学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翼，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为了向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工作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抗战文学的参考资料，我们编选了这套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史料选——《文学理论史料选》、《小说研究史料选》、《诗歌研究史料选》、《戏剧研究史料选》。这四种史料，由苏光文主编，龙全民、单翥凤、黄俊英、李江等分别参加一种史料的具体编选工作。编选工作得到诗人、教授方敬的支持与指导。

《抗战小说研究史料选》包括小说创作理论、小说家论、小说论三部分，并附有报告文学研究史料。对于入选史料，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一、入选史料基本是从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版发行的 120 余种刊物、20 余家报纸、100 余种专著中选录的。它以抗战文学

发展过程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和专题进行编排。

二：入选史料除明显的文字、标点的错误予以校正外，一般保留原来面貌。篇末注明出处，以便查阅、核对。

三、抗战时期国统区客观条件甚差，出版发行的报刊大部分现已残损，有的甚至不能再行翻阅，因此，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因文字脱落较多，只得割爱，未曾入选。由于我们的水平和见到的报刊、专著有限，遗珠与选文不当，实属难免。

本书由西南师大中文系黄俊英具体编选。

1987年4月

## ●目录

---

战时的小说	郁达夫	( 1 )
八月的感想	茅 盾	( 5 )
对于小说作者的要求	狄 迈	( 15 )
怎样写小说	老 舍	( 19 )
关于小说中的人物	茅 盾	( 25 )
一封书信	张天翼	( 28 )
关于写景	葛 琴	( 51 )
略论文学的语言	郭沫若	( 62 )
典型的事件	田仲济	( 66 )
1940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的一般倾向	欧阳凡海	( 76 )
论小说创作	秦 牧	( 86 )
论目前小说的创作	姚雪垠	( 91 )
萧军论	李健吾	( 96 )
我写大众小说的经过	欧阳山	( 113 )
我的创作经验	端木蕻良	( 120 )
创作漫谈	姚雪垠	( 130 )
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	杨 晦	( 146 )

东平小论	石怀池	(161)
忆东平	胡风	(172)
《给予者》	茅盾	(186)
抗战的意志	欧阳山	(189)
《大上海的一日》	茅盾	(198)
《北运河上》	茅盾	(201)
《大时代的插曲》	茅盾	(204)
关于《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	(207)
论缺点	张天翼	(215)
《英雄》题记	荃麟	(224)
萧红的《呼兰河传》	麦青	(228)
关于《家鸽》的辩解	王西彦	(233)
读《鸭嘴涝》	老舍	(244)
关于《脱缰的马》	茅盾	(246)
《鸭嘴涝》读后感	以群	(251)
评《脱缰的马》	以群	(259)
读《乡下姑娘》	茅盾	(276)
评《伙伴们》	冯亦代	(285)
《淘金记》读后感	鶗溪	(290)
序《没有结局的故事》	茅盾	(296)
序《一个人的烦恼》	茅盾	(298)
我怎样写《火葬》	老舍	(301)
春暖花开的时候	长之	(307)
《饥饿的郭素娥》	邵荃麟	(310)
关于《遥远的爱》	茅盾	(316)

·论华威先生	蒋星煜	(322)
·读书杂记	茅 盾	(330)
·窒息下的呻吟	茅 盾	(341)
·沙汀的《奇异的旅程》	景 山	(344)
·读宋霖的小说《滩》	茅 盾	(349)
·憩 园	长 之	(352)
·《姜步畏家史》	公方苓	(356)
·评《蜗牛在荆棘上》	冯亦代	(363)
·《东平短篇小说集》题记	胡 风	(367)
·《第七连》小引	胡 风	(369)
·《闯 关》	洪 钟	(371)
·《滩》	杨西濛	(381)
·路翎与他的《求爱》	唐 涅	(388)
·路评无名氏的小说	何家宁	(400)
·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	胡 绳	(405)
·论姚雪垠的文学语言	李广田	(422)
·读《引力》并论及其他	无 答	(427)
·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	茅 盾	(449)
·报告文学	郁达夫	(451)
·谈报告文学	罗 苏	(453)
·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	以 群	(467)
·报告文学的产生及成长	田仲济	(493)
·关于创作的二三理解	胡 风	(515)
·《北方的原野》	茅 盾	(521)
·《在汤阴火线》	茅 盾	(527)

- 《两个俘虏》 .....茅盾 (530)  
《中华女儿》 .....玄 (533)  
《黄河北岸》 .....茅盾 (535)  
《战地书简》 .....玄 (538)  
《军民之间》 .....玄 (541)  
《北方的原野》和《太行山边》 .....徐中玉 (543)  
《闸北打了起来》 .....欧阳凡海 (547)

## ●战时的小说

郁达夫

---

有一次，曾和郭沫若先生谈到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的种别问题。郭先生说：“在这抗战时间，事实上似乎不容易产生出伟大的小说来。你看，报告文学，有煽动性的各种论文小品诗歌，以及宣传戏剧等在这一年里产生得很多，而大小说却还没有。”对这一点，我和他是有同样的感想。于是乎我们就开始探索这事实的原因。

第一、总之，在飞机大炮下过活的这时候的读者，非要比炸弹、大炮更富有刺激性的东西，不会感动，不会接受。

第二、平时人生的大问题，譬如说“死”罢，在炮火下却大量地在实现。那么冷冷清清的茜纱窗下，一个肺病小姐林黛玉之类的死，当然是毫不成问题了。再说“爱”罢，“情”罢，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的离散，被虐杀，被轮奸，甚而至于奸后的戮尸——这虽系由于敌人的兽性天成，然而也可以说是变态性欲的一种——等事实，都已经变成了日常的茶饭琐事，一点点小感情的起伏，自然是再也挑不起人的同情和感叹来。至于“生”的问题哩，失业者成千上万，难民更上了百万的数位，一个人与个人的争生存，阶级与阶级的夺利润，在这当儿，当然

也只成了一个极小的波澜。

第三、在战时，行动高于一切，步骤要快，时间要速，而效果要大。所以非但作者没有了推敲的余裕，就是读者也决没有焚香静坐，细读一部平面大小说的闲暇。因这些原因之故，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以为实际上决没有产生大小说的可能。反之，可以歌咏的诗歌，可以上银幕的故事，以及富于刺激煽动性的短剧等，倒只会得一天一天的长进、增加，或竟达到全盛而完成的地步。

但是，或者要问：“战争难道不是写小说的好材料么？”我的回答，当然是积极的，战争当然是小说的好材料。稍古一点的，如托尔斯泰以拿破仑战争、克利米亚战争为背景的诸小说；以普法战争为材料的法德诸作家的作品；以古代加赛其战争，或中世十字军战役，法国大革命战争做骨干的大小说等，在欧美都流传得很广很多，就是现在也还在流行。近一点的，如《西线无战争》、《战争》、《战后》等1914年世界大战后的作品，在中国尚且已变成了普遍的读物。所以，战争当然是小说的好材料。大家总该记得英诗人尉迟渥斯曾经说过一句话：热情的成为诗，要经过一道事后静静的思索与反省的。恋爱者在热恋中，悲哀者在棺材前头，决做不出伟大的作品来。并且在这时候，他们也并不需要作品。李义山也有两句话，“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却是真情。

所以，我想，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或正在进行中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你看，几百壮丁的殉国，某某军长、师长的成仁，甚至乡村一老百姓的因妻女被强奸后

的奋不顾身，设计杀敌等等，是多么悲壮，多么伟大的故事！这些材料，难道竟会得湮没了不成？

回头来，再想一想战争小说的倾向，我认为描写战争的小说，和战争国家本身一样，也有两大类好分：一种是鼓吹战争的，一种是反战的。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是有侵略的，一种是反侵略的。带侵略性的战争小说，倒不在远，就把日本在中日、日俄两战役后所产生的诸作品拿来一读，便能明白。他们所歌颂的不外乎本国军队的勇敢精强，与征服了他人以后的快感。（此处有删节——编者）这一次的侵略战争，就是这一种风气所产生的恶果，而这恶果的苦味，它们现在也总该尝到一点了。反侵略的战争小说，所描写的，大抵是战争的恐怖，与人类理性的灭亡。欧战后各作家所做的小说，自然以属于这一类的为最多。这种小说，好当然不能说它们不好，但我总还觉得是太消极一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次战争之后，若不做小说则已，若要做小说，就非带有积极性的反战小说不可。因为我们并不要找战争，我们并不想对人家挑战，我们只想把酿成战争的恶分子，斩草除根地除掉。我们对于抗战的英勇牺牲，当然也要歌颂，同时对于被虐杀、虏掠、奸淫的惨状，也要叙述。但最后的结论，却只在主持正义，维护人道，保卫民族。

我们不能作绝对和平主义者似的非战论调（如英国罗素等之所为），我们也不能作怂恿侵略的蛮武的颂赞（如德国法西斯蒂的诸劣作）。

耶稣降生之前，众先知有一句预言说：“光明将来自东方”。我相信，我们的抗战就是这光明的起点；而将来的我们的描写

战争的小说，将成为记录这光明的圣经。

5月23日

(原载《自由中国》，1938年第1卷第3号)

# ●八月的感想

——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

茅 盾

有一位年青的朋友曾经问我道：“现在我们的生活丰富极了，可写的东西太多；究竟写什么好呢？”

我的回答是：“写人”。

这简单的回答，他不同意；他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伟大的，这伟大的时代里充满了英勇壮烈的场面，我们要写这个时代，要写那些英勇壮烈的场面，至于人呢，不过是构成那些场面的条件之一，人是依着时代的动向而前进的，所以我们之必需写时代，已经毫无疑问，而我还有点不能确定者，是这伟大时代的森罗万象中，那些不胜屈指的壮烈场面中，究竟何者是核心的东西，我们非写不可？我所说究竟写什么好呢，就是这么个意思。”

“还是应当写人。”我的回答。“人虽然是依着时代的动向而前进，但决不是完全机械地被动的，人亦推动时代使前进得更快些；人的活动固然受环境的限制，然而人的主观的努力也可以改变环境。人是时代舞台的主角，写人怎样在时代中斗

争，就是反映了时代。我们应当从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去表现时代的面目。”

我这解释，仍旧不能得到他的同意，他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例如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这件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壮烈的场面，想来你也以为应该写的，而且事实上大家已写得很多。但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着眼在这壮烈的故事对于整个抗战所起的影响，从这里得出经验，得出教训，那不比注重于谢团长副杨营长以及士兵们个别的英勇行为的描写更多些意义么？现在我们有了不少关于八百壮士的作品，然而没有一篇使人十分满意，我以为就因为是写了人的缘故。写人即使极尽能事，也不过达到了表扬忠烈，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的任务，而这故事所含的教训的意义，它在整个抗战形势上的关系，就往往晦而不明；所以注重在写人呢，或是注重在写事，是值得研究的。我主张注重在事，而人呢，不过为构成此事的材料，正同故事中其他不可缺的材料一样。”

“那么，你对于八百壮士这件事，怎样看法呢？你怎样解释它在整个抗战形势上的位置呢？”

经我这一反问，他笑了，他说他还没得出可以自信的解释，而且正因为还没得出（这不独对于八百壮士一个问题），所以他才有“何者是核心的东西”这疑问，所以他彷徨踌躇，要说究竟写什么好了。

“如果就八百壮士来说，我也同你一样得不出什么深刻的解释，”我觉得这谈话很有意思，“这一件轰动一时的故事，我以为还不是怎样典型的事，因此，发掘下去，末了所得不多。但是对于你说的‘何者是核心的东西’这一问题，我倒有一个

尚待研究的答案，就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怎样象百川朝海似的从各自不同的‘源’与‘流’而汇合到当前的大事业：抗战建国。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写的东西，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且应该以这为圆心，去摄纳我们这时代的森罗万象。但这仍旧可以从人的活动来表现，来反映。我以为还是应该把人当人，——时代舞台的主角，而不要把他们当做材料。”

## 二

上面所述，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是“信口开河”，没有把这谈话中所提出的问题对照着那时以前的抗战文艺来研究一下。但问题是时时放在心上的，渐渐我有了这样的见解：过去一年的前半期（当然这是极疏的分法），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场面的描写。大多数作品把抗战中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作为题材，而且企图从这些故事的本身说明了时代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之确信。这样的企图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等等原因，就不自觉地弄成了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先有了固定的故事的框子，然后填进人物去，而中国人民的决心与勇敢，认识与希望，对目前牺牲之忍受与对最后胜利之确信，等观念，则又分配填在人物身上。

现在众所诟病的“差不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不够深入”与未能创造典型人物，我以为大半是为了这本末倒置的缘故。一篇作品产生的过程，总得是先有“人”，——这是生活体验

观察的结果，“人”在作家心中成熟而定型的时候，“故事”的轮廓也就构成；即使是把某一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作品，也不能不先有“人”，这“人”不一定就是真正参加那历史事件的人，倘以八百壮士这事件为例，就是不一定要去观察了守过四行仓库的士兵方能创造作品“八百壮士”里的人物，但先有士兵观察的经验，先有那么几个“兵”成竹在胸，然后可写八百壮士的故事，这却是一定不易之理。这些浅近的理论，作家不会不明白，然而被抗战的热情所鼓舞，被壮烈的事件所振奋那时候，一个作家急于要为民族的奋斗写伟大的史诗，可就容易忽略了那浅近的原则了。

这是我对于初期抗战文艺的见解。我以为那一时期的作品之绝少令人满意，症结不在于作家之深入生活者尚少，而在于描写壮烈事件之成为风气者实多。因为战地的经验固非大多数作家所有，但战地以外的经验并非不相当深入者，则亦未必没有，不过在当时热辣辣的空气中，作家会感情地不愿拿出来写罢了。而这结果，除了壮烈事件之写来亦未成功而外，又造成了题材的单调与贫乏，

从“事”转到“人”，可说是最近半年来的一大趋势。批评家不断地提醒道，“写典型的人物”。战斗着的中国，不会缺少新的典型的：“新的人民领导者的典型开始产生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军人性格产生了，肩负着这个时代的阿脱拉斯（Atlas）型的人民的雄姿，在开始逐渐地出现。”（鹿地亘《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抗战文艺》第六期）另一方面，却也有“新的人民欺骗者，新的抗战官僚，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茅盾《论加强批